

《弥勒会见记》属于n-方言吗?

热孜娅·努日

(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00)

摘 要:回鹘文《弥勒会见记》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大型佛教剧本。它不仅对古代维吾尔语言、文学、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,该文献在我国民族文化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本文主要根据《弥勒会见记》语言特征来论述《弥勒会见记》是与多数回鹘佛教文献一样属于y-方言,即具有属于y-方言文献的显著的特征。

关键词:回鹘文佛教文献;哈密本《弥勒会见记》;y-方言;n-方言

中图分类号:B94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9-4601(2006)02-0012-03

虽然目前尚不知道确切的原因,但事实上古代突厥碑铭文献及回鹘文文献在语言上是有区别的。学者们一般认为,是由于古代突厥碑铭文献和回鹘文文献所处的地域的辽阔,或其语言所经历的历史变化,或文献题材的不同等原因造成了古代突厥语方言上的差异^①。冯·加班教授在《古代突厥语法》一书中指出回鹘文文献语言中确实存在方言差异。她认为主要分为y-方言、碑铭方言、n-方言和婆罗米文书写的写本方言并提出了相应的划分标准。下面主要以这些标准来探讨一下回鹘文《弥勒会见记》方言归属问题。

回鹘文《弥勒会见记》是一部长达二十七幕的大型佛教剧本。它是我国最早的回鹘文手抄本佛教文学巨著之一,也是现存篇幅较长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之一。就篇幅而言,能与其相比的只有《金光明经》、《玄奘传》等少数几部文献,它不仅对古代维吾尔语言、文学、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,该文献在我国民族文化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本世纪初,有学者在吐鲁番木头沟和胜金口发现了不少回鹘文《弥勒会见记》残叶,现均藏于德国。最初对德国本《弥勒会见记》进行研究的是德国人缪勒(F·W·K·Müller)。他在1907年发表了《对确定中

亚一种不知名语言的贡献》一文。1916年,他与泽格(E·Sieg)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《<弥勒会见记>与‘吐火罗语’》的文章。其后,对《弥勒会见记》进行研究的是德国汉堡大学著名突厥学家葛玛丽女士(A·von Gabain)。据她研究,该文献共有6种写本,其中两种为“胜金口本”,两种为“木头沟本”,另外两种出土地点则尚未查明。1957年,葛玛丽将保存在西德梅因茨科学院的该文献的残卷(113叶)影印刊布并出版了《弥勒会见记》第一卷。法国学者哈密顿(J·Hamilton)于1958年在其所写关于该书的书评中,根据该文献德国影印本在字体上与敦煌出土的大部分回鹘文写本(多属10世纪)存在相同点而提出该写本应属于10世纪。1959年,葛玛丽又在柏林科学院发现了一批残卷(114叶),于1961年影印发表了《弥勒会见记》第二卷。1962年,我国学者冯家昇先生在其《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》(载《文物》,1962年第7-8期)一文中,主张该文献应译于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之间。1970年,土耳其学者色那西·特肯(Şinasi Tekin)在他的一篇专门讨论《弥勒会见记》成书年代的文章中提出该文献应成书于公元8世纪中期。1980年,德国所藏的《弥勒会见记》写本由特肯作了系统整理后,

收稿日期:2006-01-14

作者简介:热孜娅·努日(1981-),女,维吾尔族,新疆和田人,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在读研究生。

附以原文转写与其德语译文一起出版。我国学者也对该写本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,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的成果。其中耿世民先生的贡献尤为突出,他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专著,如:《回鹘文〈弥勒会见记〉》第二幕研究》、《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〈弥勒会见记〉》(哈密写本)研究》、《哈密本回鹘文〈弥勒会见记〉第十六幕研究》、《哈密本回鹘文〈弥勒会见记〉第十一幕研究》等。

研究回鹘文的专家李经纬先生也对该写本的研究投入了较大的精力,先后发表了《哈密本回鹘文〈弥勒三弥底经〉第二卷研究》、《哈密本回鹘文〈弥勒三弥底经〉第三卷研究》等一系列论文。

我国维吾尔族学者伊斯拉菲尔·玉素甫、多鲁坤·阙白尔、克尤木·霍加也积极投身到关于这一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献的研究工作中。他们在《回鹘文弥勒会见记》第1卷(新疆人民出版社,1988年)中整理刊布了其序言与前4幕。该书除了汉、维两种文字的译文之外,尚有原文转写、内容考释、语法成分与词缀的分析和归纳、照片登记表等,并附有原件照片,体例完备,内容丰富,是回鹘文《弥勒会见记》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。此外,他们还单独或合作发表了十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,如《回鹘文〈弥勒会见记〉第三幕研究》、《回鹘文〈弥勒会见记〉第二幕研究》、《哈密本回鹘文〈弥勒会见记〉第三品研究》、《回鹘文大型佛教剧本〈弥勒会见记〉》、《〈弥勒会见记〉成书年代新考及剧本形式新探》等。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《弥勒会见记》这一文献本身及佛教与回鹘文化关系的认识。

诸多学者也对《弥勒会见记》方言归属问题进行了研究,认为《弥勒会见记》属于n-方言,从其语言特点来看,保留了一些鄂尔浑文献的特征^②。耿世民教授在其《哈密本〈弥勒会见记〉的文本序》一文中指出,“写本的语言比较古老,有些接近摩尼教文献的语言,即附加成分中常以低元音代替通常的高元音(即a/ä代替i/i)”。下面根据该文献的语言特征来阐述一下笔者的观点。

1. 冯·加班教授指出,“我把ayığ‘坏的,很’一词作为第一方言或ayığ方言,或简单地叫作y-方言,另外把anığ形式的方言叫作n-方言”^③,按照这一标准该文献应属于y-方言。ayığ一词在该文献中一共出现29次,没有出现anığ形式。如:ayığ qılınç qıltilar(做了坏事)(第十五章3,B面),ayığ

yıraq yoltın ämgänü k(ä)lmiş män(我很辛苦地从很远的地方来了)(第一章12,B面),ädgü ädgü oğlanım ayığ yawlaq qılmanglar(善念的孩子们,希望你们不要作恶)(第二章8,A面),alqu ayığ tarqardaçılarqa ädgü ögli saqınç saqıntaçı lar(对所有愿消除恶法的人)(第十三章11,B面),ayığda ayığ ol ärmış(非常坏的是...)(第十三章8,B面)等等。

2. 副动词形式是-p,而不是-pan/-ipan/-ïpan。冯·加班教授指出此特点为y-方言特有。-p副动词在该文献中一共出现2667次,而没有出现-pan/-ipan/-ïpan副动词。如:tep(一共出现400多次),b(ä)lgürtüp(一共出现8次),qorqıtıp“序四A,1”,yorıp“序四A,8”,adınıp“序六A,8,20”,mungadıp“序六A,19”,bıçıp“序六B,7”,saçıp“序六B,14”,saqınıp“序七B,20”,barıp“序八A,29”,inçip“序九B,24”,kirip“序九A,22”,inip“序九A,23”等等。

3. 表示疑问的小品词是ärki,而不是äriniç,此特点也为y-方言特有。在该文献中ärki一共出现87次,见“序五A,28”,“序七B,20”,“序八B,4”,“第一章1,B,15”,“第一章3,B,9”,“第一章4,A,12”,“第一章4,B,1”,“第一章13,A,13”,“第一章13,B,22”,“第一章14,A,24”,“第二章6,A,3”,第二章6,A,3”,“第二章6,A,5”,“第二章6,A,6”,“第三章3,A,27”,“第三章2,A,30”,“第三章1,B,26”等等。而äriniç只出现了一次,见“第二章7,B,2”。

4. 工具格附加成分均为-n/-in/-un/-ün,而不是n-方言中的-an,如:ıduq älkin ikig tutup...“以自己的神圣的手拿着纺锤...”(序四A,23),az almır igin iglämiş ämgäklig tınlağ-larqa iginkä yaraşı äm ürtüntäg sudur“为苦难众生治病成为良药,谓之经藏”(序七B,2),öwkä biliklig ağun ağuqmış tınlğılarnıñ“忿毒而毒害的众生”(序七B,4),tört türlüg kälkin niz-wanilağ qarımaların tığrıklamış“被四种烦恼满盈的壕沟而包围”(序八A,12),yaratmış beş türlüg örtük nizwanıların yapalmış“被五种烦恼的披风遮盖”(序八A,17),ikinti agam nom içintä yüz türlüg ögdikin ögä“中阿舍经中以百种赞美词而赞美”(序八B,24),alpın ämgäkin säkiz türlüg tüzün yol kökzintä b(ä)lgürüp“艰难痛苦地呈现在八正道中央”(序十B,14)等等。

5. 冯·加班教授指出n-方言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在词尾及某些词干的非第一音节中a,ä没有

代替 iŋ。但在该文献中,这种情况出现较少:

(1) 第一人称动词过去时附加成分为 -tim, 而不是 n-方言特有的 -tam, 如: üntim“第一章 7,B,18”, kältim“第三章 1,A,18”, tägintim“第三章 4,A,23”, ičtim“第十章 2,A,9”, ämtim“第十章 2,A,7”, toğğay ärtim“第十六章 3,B,2”, ärtürtim“第二十四章 5,A,9”等等。

(2) 第一、第二人称复数领属附加成分为 -imiz/-ingiz, 而不是 -amaz/-aŋaz, 如: tärkänimiz“我们的王尊”(序 14, A,23), kälänimiz“我们的儿媳妇”(序 14, B,1), inimiz“我们的弟弟”(序 14, B,6), bağımız“我们的王”(第一章 13,A,11), siziklerringizni“你们的怀疑”(第二章 6,A,9)。

(3) 副动词附加成分为 -ip/ŋip, 而不是 -ap,。如: qorqıŋip“序四 A,1”, yorıŋip“序四 A,8”, adınip“序六 A,8,20”, mungadıŋip“序六 A,19”, bıçip“序六 B,7”, saçıŋip“序六 B,14”, saqınip“序七 B,20”, barıŋip“序八 A,29”, inçıŋip“序九 B,24”, kirip“序九 A,22”, inip“序九 A,23”等等。

(4) 命令祈使式附加成分不是 -alam, 而是 y- 方言特有的 -alım/-älim, 如: tosalım“序十四 A,7”, bolalım“第一章 1, B,14”, baralım“第二章 4,A,14”, qılalım“第二章 10,B,4”, bulalım“第三章 2,B,10”, tıŋlalım“第三章 4,A,3”, soquşalım“第四章 16,B,15”, qaltım“第三章 7,B,21”, 等等。

6. n-方言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工具格附加成分会受到圆唇音的影响而变成 -un^④, 而这一特点 y- 方言没有。如: usnirin“用乌瑟”(第二章 5,B,24), könglin“用心”(第二章 6,A,1), ögdikin“用赞美词”(序八 B,24), qadğuluğın“痛苦地”(第一章 13,B,21), yüzin“以...脸”, ögrünçülüğın“高兴地”(第一章 14,B,10), qorquñsuzın“大胆地”(第一章 15,A,10), ünin“以...声音”等等。

7. 在该文献里已是用 -tın 来表示从格, 而不是像 n-方言里的用位格附加成分来表示。如: töptüdin (第二章 6,A,7), balıqtın (第一章 15,B,5), uluştın (第二章 7,B,9), qantın (第二章 2,B,17), sansardın“第二章 8,A,22”, qılınçtın“第二章 8,A,30”, qarangqudın“第二章 8,A,30”, tängrilärdin“第二章 8,B,19”, äwdin barqtın“第二章 9,B,5”, basınçıntın“第三章 2,A,22”, burhantın“第三章 4,A,21”等等。

8. 属格附加成分为 -nıŋ, 而不是 n-方言特有的 -ŋ。如: bramannıŋ“第二章 6,B,5”, anasınıŋ“序

四 A, 16” iŋilärnıŋ“序四 A, 21”, ärnıŋ“序四 A, 25”, bāgnıŋ“序四 A, 28”, tınlğılärnıŋ“序四 B, 17”, arhantnıŋ“序五 A,14”, tatağnıŋ“序六 A,22”, qatunlärnıŋ“序六 B,11”, yollärnıŋ“序七 B,19”, ärk türknıŋ“序八 B,30”, balıqnıŋ“序九 A,22”, burhannıŋ“第一章 4,B,22”, bodisawatnıŋ“第一章 6,A,18”, bahşıŋnıŋ“第一章 6,B,28”等等。

9. 第二人称过去时附加成分为 -tıŋ, 而不是 -tığ, 如: aytıŋlar“第二章 6,A,1”, üläğäli altıŋ ärdi“第四章 9, A,4”, qılıŋ“第十三章 10,A,20”, tapıntıŋ“第十三章 11,B,13”等等。

10. 古代突厥碑铭文献语言中的 čığany“穷的”一词在该文献中以 čığay (第三章 4,B,12, 第一章 7,B,20) 的形式出现, 而不是 n-方言中的 čigan。

该文献中也有 n-方言的一些特征, 如: 在该文献中出现了 ağaz 这一形式, 客体格附加成分除了 -ig/-ig 以外, 还有 -ağ, 如: sawıg (第一章 2, A,15), sawağ (第三章 4,B,4, 第一章 1, A,2, 第一章 7,A,20), bramanag (第二章 2,A,22), bodisawatağ (第二章 8,B,16), saqınçlarağ (第二章 8,B,22) 等等。冯·加班教授指出例外的现象可看来不规则, 我们只可以说在一些文献中, 某些特点占优势。正如她所说, 在《弥勒会见记》中 y-方言的特点占优势, 但也有些属于 n-方言的语言现象。但它的语言跟其他大多数回鹘佛教文献语言一样属于 y-方言。

参考文献:

- (1) 耿世民.新疆文史论集 (M).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03.
- (2) 耿世民.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 (M).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03.
- (3) 伊斯拉菲尔·玉素甫.回鹘文弥勒会见记 (M). 新疆人民出版社, 1987.
- (4) 冯·加班.古代突厥语法 (M).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 2004.
- (5) Marcel Erdal. *A Grammar of old Turkic*. 古代突厥语语法 (M).
- (6) 李增祥, 买提热依木, 张铁山.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 (M). 新疆大学出版社, 1998.

注释:

- ①见 Marcel Erdal: *A Grammar Of Old Turkic 2004*; 耿世民.《古代维吾尔文字, 文献和方言概述》, 载《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》(M).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03.
- ②耿世民.回鹘 (M), 载《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》.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, 2003.
- ③见冯·加班.古代突厥语法 (M).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 2004.
- ④见冯·加班.古代突厥语法 (M).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 2004.